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五

皇朝通志
書商正堂

洗兵馬

公自注收京後作。乾元二年春自東都回華州以後所作

作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河廣傳
聞一葦過胡危命在破竹中祗殘鄴城不日
得獨任朔方無限功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
餒肉蒲萄宮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
崆峒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

壯悲

及少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
 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為
 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東走無復憶鱸魚南
 飛覺有安巢鳥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
 煙花繞鶴駕通宵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
 不如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有氣象有風韻攀龍附鳳勢莫
 當天事外句外下盡化為侯王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
 不得誇身強常有餘力關中既留蕭丞相幕

下復用張子房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
 鬚眉蒼微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
 青袍白馬更何有後漢今周喜再昌寸地尺
 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
 環復道諸山得銀甕隱士休歌紫芝曲詞人
 解撰河清頌每有風韻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
 處催春種淇上健兒歸莫嬾城南思婦愁多
 夢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此詩對律

甚嚴而春 ○ 趙曰山東乃河北也祿山反先
 容醞藉 ○ 陷河北諸郡至肅宗復兩京進
 收山東以建中與之業下園曰唐都長安自
 太行以東皆山東也夢弼曰夜報本奏
 荆公定作夜報 [洙曰] 詩誰謂河廣一葦杭之
 晉杜預傳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
 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矣 [希曰] 河廣指河北
 衛州時子儀破賊十萬於衛州獲安慶緒弟
 慶和鄴城乃相州時安慶緒據相州王師圍
 之未下夢弼曰自陳濤斜之敗帝唯倚朔方
 軍為根本時朔方節度使乃郭子儀也 [趙曰]
 汗血馬出大宛國 [沈曰] 張耳傳如以肉餒虎
 何益 [夢弼曰] 時回紇送兵五千助帝討賊及
 師還帝就蒲萄宮宴勞之前漢匈奴傳元帝
 元壽中單于來朝舍之于上林蒲萄宮長安
 志有東西蒲萄園 [洙曰] 莊子廣成子在崆峒

山黃帝順下風膝行進而問道 [夢弼曰] 海謂
 山東岱謂河北崆峒山在西仙仗謂玄宗儀
 仗詩意謂雖喜肅宗已清海岱而常思玄宗
 避賊幸蜀之際也 [鮑曰] 收復京師以廣平王
 淑為元帥後封楚王又徙封成王 [夢弼曰] 郭
 相子儀也司徒李光弼也尚書王 [夢弼曰] 思
 子儀為中書令光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思
 禮遷兵部尚書當收復京師元帥為中軍子
 儀副之王思禮為後軍李光弼為河東節度
 使詔以兵赴靈武 [彥輔曰] 晉張翰見秋風起
 思吳中蓴菜羹鱸魚膾命駕東歸 [趙曰] 曹孟
 德詩月中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
 依 [夢弼曰] 謝希逸宣貴妃誅收華紫禁李善
 注王 [夢弼曰] 謝希逸宣貴妃誅收華紫禁李善
 劉向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
 笙作鳳鳴七月七日於緱氏山頭乘白鶴舉

手謝時人而去故後世稱太子之駕曰鶴駕
 宮曰白鶴禁曰鶴禁趙曰文王為世子雞初
 鳴至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
 如夢弼曰漢成帝為太子元帝嘗急召太子
 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張晏注門樓上有銅
 龍若白鶴飛廉之為名也陳後山曰文選王
 元長曲水詩序儲后睿哲在躬出龍樓而問
 豎入虎闈而齒胷注龍樓漢太子門名也洙
 曰楊子攀龍鱗附鳳翼夢弼曰京師既平以
 蕭華留守故比之子房也漢高祖紀上曰運
 謀故比之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
 之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東坡志
 林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
 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之云用之為帝王師不
 用則窮谷一叟爾夢弼曰張鎬儀狀瓌瑋性

簡重好霸王霸大略始擢為拾遺房瑄罷鎬遂
 為相蔡寬夫詩話老杜云張公一遇風雲會扶
 身長九尺鬚眉蒼微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
 知籌策良說者以為張公鎬也鎬雖史稱有
 王霸大略然當為相收復兩京時不聞別有
 奇功但有策史思明欲以范陽歸順為偽知
 許叔冀臨難必變二事耳然當時亦不果用
 也豈史氏或有遺耶夢弼曰青袍白馬更何
 有言祿山之亂已平矣後漢今周喜再昌謂
 肅宗如漢光武周宣王之中興也南史侯景
 傳大景乘白馬青絲為轡欲以應識庾信哀
 之敗景乘白馬青袍如草白馬如練顏延年歌
 江南賦青袍如草白馬如練顏延年歌亘地
 稱皇鑿天作主月毳來賓日際奉土帝王世
 紀西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洙曰丘希範
 書白環西王母獻枯矢東來禮運山出器車注

車謂若銀甕丹甕夢弼曰顧野王瑞應圖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人不為非則銀甕出四皓紫芝歌注見前歐陽公曰宋文帝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瑞鮑照作河清頌趙曰此紀實事也至德三年七月黃河三十里清如井水四日而變蓋收京之祥也希曰按史乾元二年春旱故有田家望望惜雨乾之句洙曰布穀乃鳴鳩催耕之鳥也晁曰時思明餘黨未殄衛相等州尚留兵屯故有淇上健兒之句夢弼曰城南謂長安之城南也東山詩序二章言室家之望女也詩婦歎于室後漢李尤歌安得壯士翻日車後梁沈約詩安得壯士馳奔波劉向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諫曰此非妖數王曰非也天洗兵也○先生嘗手寫此詩改祗殘作惟殘崆峒作空同

觀兵

鶴曰去年八月命朔方節度郭子儀會九節度師討安慶緒於鄴城有觀安西兵赴關中待命詩至是年三月鄴城師潰此詩當作於未潰之前

北庭送壯士貌虎數尤多精銳舊無敵邊隅
今若何妖氛擁白馬元帥待彫戈有風莫守鄴

城下斬鯨遼海波夢弼曰北庭謂回紇也時送兵五千助討賊書如虎

如貌妖氛指言吐蕃時乘隙為亂也南史侯景乘白馬青絲為轡以應識元帥謂廣平王俶待彫戈謂待天子賜以彫戈而後往征也趙曰古鼎銘云王命虎臣賜汝和鸞黼黻彫

戈鄴城指相州海鯨喻吐蕃公謂鄴城可緩
 圖當以討吐蕃為急也鶴曰吐蕃自至德初
 陷威戎神威等軍石堡石谷等城二載又陷
 西平乾元初又陷河源其侵陵之氣方張故
 公欲先以討吐蕃為事也

不歸

鶴曰按唐志瀛州為河間郡屬河北當祿山自范陽反河北諸

郡望風瓦解公之從弟死於城中至此已經三年公有感而作此詩

河間尚征伐汝骨在空城從弟人皆有終身

恨不平數金憐俊邁總角愛聰明面上三年

土春風草又生

夢弼曰數金謂從弟幼時識錢數也數所具切詩總角州

芳注聚兩髦也

獨立

鶴曰時公遲回於華州賦此

空外一鷺鳥河間雙白鷗飄颻搏擊便容易

往來遊草露亦多濕蛛絲仍未收

此必有幽人受禍而

羅織仍未已者如

天機近人事獨立萬端憂

所思

公自注得台州鄭司戶消息趙曰虔以祿山之汚照台州司戶

鄭老身仍竄台州信始傳為農山澗曲臥病

海雲邊世已踈儒素人猶乞酒錢徒勞望牛

斗無計斲龍泉

洙曰公嘗贈虔詩云賴得蘇

弼曰晉張華傳吳未滅時斗牛之間嘗有紫

氣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要煥登樓仰

觀問其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

耳華因問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即補

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得一石函中

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大阿今公取

以喻虔之貶台州如劍之埋於土但遠望其

有衝斗之氣無計出之也按台州屬吳吳乃

牛斗之分野也

不見

公自注近無李白消息鶴曰公

乾元初李白流夜郎故有此作

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

獨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

處頭白好歸來

趙曰箕子被髮佯狂按唐史

赦放還潯陽坐事下獄此世人欲殺之證也

修可曰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之先客居

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

小匡山白讀書於大匡山有讀書臺尚存其

宅在清廉鄉後廢為僧房號隴西院蓋以太

白得名此言匡山乃彰明之大匡山非潯陽

廬江郡之匡廬山也鶴曰按李白集有望廬

山五老詩云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

雲松又望廬山瀑布云而我遊名山對之心

益聞且諧宿所好永願辭人間又南康軍圖

經云李白性喜名山飄然有物外志以廬阜
水石佳處遂往遊焉至五老峰愛其險峭奇
勝曰天下之壯觀也卜築於此吾將老焉今
峰下有書堂舊基白後北歸猶不忍去乃指
廬山曰與君再會不敢寒盟丹崖綠壑神其
鑒之又白送姪嵩遊廬山序云慚未歸於名
山然則匡山指潯陽匡廬山而言亦未
必不是元和丁酉白樂天有祭匡山文

新安吏

公自注收京後作雖收兩京

縣屬河南府又按九域志云縣有二
鄉王深父云時郭子儀等九節度之
師圍安慶緒於鄴師潰于城下諸節
度各還本鎮子儀保河陽詔留守東
都此詩蓋哀出兵之役師曰從新安
吏以下至無家別蓋紀當時鄴師之

敗朝廷調諸郡兵益急雖次于盡行秦之謫戍無以加此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
更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
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
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
縱橫眼枯却見骨天地終無情我軍收相州
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
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

輕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

射如父兄沫曰伶俜無成單孤貌伶音零俜

依舊京此言子儀退軍修備也就糧言就賊

之糧故壘即舊禦祿山之壘言雖取糧於敵

亦不深入但近故壘而已練卒謂訓練其卒

舊京即東都時子儀保河陽詔留守東都鄭

曰僕射郭子儀也趙使曰至德二載子儀授

左僕射冬拜司徒乾元初進中書令而此詩

猶云僕射者蓋功賞著於初也

僕射時言者不移其初也

石壕吏

夢弼曰石壕屬邠州宜保縣

王於此築城壕以禦之因名石壕

即西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墻走老婦

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

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

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

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

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

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

別希曰時鄴城師潰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
橋保東京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谷子儀
在河陽將謀城守人又驚奔諸將繼至衆及
數萬議還東京退保蒲陝都虞侯張濟曰蒲
陝荐饑不如守河陽子儀從之用
濟役所部兵築南北兩城而守之

新婚別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
 棄路傍結髮為妻子席不暖君牀暮婚晨告
 別無乃太忽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
 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養我時日夜令

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死生地
 沉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往形勢反蒼黃勿為
 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
 揚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
 君洗紅粧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
 錯迕與君永相望曲折詳至縷縷凡

七轉微顯條達

○朱曰詩葛

與女蘿施于松柏毛傳葛寄生也蘿兔絲松
 蘿也陸機草木疏兔絲連草上生其色黃赤
 今藥中兔絲子是也草曰兔絲在木曰松
 蘿古詩云與君為新婚兔絲附女蘿趙曰今

公詩意謂兔絲當附松柏而乃附蓬麻為不
 得其所矣（洙曰）蘇武詩結髮為夫妻恩愛兩
 不疑（夢弼曰）文子墨無黔突孔無暖席又淮
 南子云墨子無暖席（希曰）守邊赴河陽注詳
 見前詩（夢弼曰）婦人嫁三月告
 廟上墳始謂之成婚禮既明白然後稱姑
 嫜正名也今嫁未成婚而別故曰妾身未分
 明何以拜姑（呂曰）陳琳飲馬長城窟行善
 事新姑嫜此姑嫜字所出也（夢符曰）前漢廣
 川王去為幸姬陶望卿作歌曰背尊章燦以
 忽顏注尊章言舅姑也（洙曰）生女有所歸蓋
 婦人謂嫁曰歸也（夢弼曰）孫武兵書置之死
 地而後生鮑照詩生驅陷死地（洙曰）北山移
 文蒼黃反覆（蒼舒曰）漢李陵與單于戰陵曰
 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
 手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徙邊者隨軍為卒

妻婦大匿軍中陵搜得皆斬之（鄭曰）襦沙朱
切短衣也（夢弼曰）左傳施氏婦曰鳥獸猶不
失儷子將若何（趙曰）宋玉風
賦迴穴錯迕注錯雜交迕也

垂老別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
 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幸有牙齒
 存所悲骨髓乾男兒既介冑長揖別上官老
 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
 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土門壁甚堅

杏園度亦難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人生
 有離合豈擇衰盛端憶昔少壯日遲迴竟長
 歎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
 血川原丹何鄉為樂土安敢尚盤桓棄絕蓬
 室居塌然摧肺肝夢弼曰長安地有杏園土
 門去京城七十里時史思
 明殺安慶緒自立為帝土門杏園皆嚴備以
 待故公謂其不比九節度之師潰於鄴城也
鶴曰土門與杏園俱在長安按舊史志土門
 縣舊屬宜州後廢宜又改為美原屬京兆杏
 園如史稱乾元元年十月郭子儀引兵自杏
 園濟河東至獲嘉者是也至如史稱哥舒翰

至土門軍入洛溝疾及李光弼以朔方兵五
 千出土門東救常山此在河北鎮州常山郡
 獲鹿縣有上門關即舊井陘關是也公詩
 多用土門名雖同而地異當以詩意詳之

無家別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
 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賤子因陣
 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
多矣無如此語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四
之在目前者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且

窮棲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畦縣吏知我至

召令習鼓鞞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近行

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盪盡遠近理亦

齊寫至此亦無復餘恨此其泣鬼神者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

谿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

以為蒸黎夢弼曰安史之亂自天寶十四年

之師潰也夢弼曰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

言戌卒歸來雖閭巷蕭條然人情之於鄉土

猶鳥之戀故技不以窮棲而為辭也鞞與鼙

同戰鼓也鶴曰五年委溝谿殆謂天寶十四

載祿山反時調役到今

夏日歎鶴曰按史是年三月丁亥以

月癸亥以久旱徙市雩祭祈雨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街朱光徹厚地鬱蒸

何由開上蒼久無雷無乃號令乖雨降不濡

物良田起黃埃飛鳥苦熱死池魚涸其涯萬

人尚流冗舉目唯蒿萊至今大河北盡作虎

與豺浩蕩想幽薊王師安在哉對食不能食

我心殊未諧眇然貞觀初難與數子偕夢弼曰夏

日出良正東北也中街黃道之所經也趙曰

楚辭陽杲杲其朱光夢弼曰萬人尚流冗

散也光武詔曰流冗道路朕甚愍之和帝遣

使分行貧民舉實流冗洙曰當祿山反首陷

河北諸郡祿山為范陽節度使幽州薊門即

范陽郡是其節制之地也師曰太宗貞觀初

輔相得房杜王魏之賢以致太平公蓋傷今思古也

夏夜歎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腸安得萬里風飄颻
吹我裳昊天出華月茂林延踈光仲夏苦夜

短開軒納微涼虛明見纖毫羽蟲亦飛揚物

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念彼荷戈士窮年守

邊疆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望竟夕擊刁斗

喧聲連萬方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鄉北城

悲笳發鶴鶴號且翔况復煩促倦激烈思時

康洙曰漢李廣傳注刁斗以銅作鐃受一斗

云至德二載四月郭子儀軍屯潯西與安守

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應募入

軍者一切衣金紫焉魯曰張茂先詩煩促每

有餘陶潛誄簡棄煩促
蘇子卿詩長歌正激烈

立秋後題

鶴曰按公傳為華州司功屬關輔饑棄官去客秦州

是詩欲棄官時作也。乾元二年秋七月棄官之秦州以後所作

日月不相饒節叙昨夜隔玄蟬無停號秋燕
已如客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

人名短語何事拘形役

鶴曰是年公四十八今云半百舉成數而言也

洙曰陶淵明歸去來辭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悵悵而獨悲

赤谷西崦人家

崦衣檢切師曰按地志秦州有崦嵫山

在赤谷之西昔曹操與劉備戰于此谷川水為之丹因號曰赤谷公棄官之秦州宿于赤谷西崦人家因有此作

躋險不自安出郊已清目溪迴日氣暖逕轉

山田熟鳥雀依茅茨藩籬帶松菊如行武陵

暮欲問桃源宿

洙曰晉陶淵明桃花源記晉大康中武陵人捕魚沿溪而

行忽逢桃花夾岸漁人異之復行窮林見一山便從山口入土地平廣邑屋連接黃髮垂鬢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邀還家設酒食自云先世避秦亂來此不知有漢無論晉魏也漁人數日辭去既出迷不復得路

昔遊

鶴曰按此詩殆是記昔時遊齊宋間事而詩末云胡為客關塞道意久衰薄乃之秦州時作也

昔謁華蓋君綠袍崑玉脚人棺已上天白日
亦寂寞暮升艮岑頂巾几猶未却弟子四五
人入來淚俱落余時遊名山發軔在遠壑良
覲違夙願含淒向寥廓林昏罷幽磬竟夜伏
石閣王喬下天壇微月映皓鶴晨溪嚮虛駛
歸徑行已昨豈辭青鞋胝悵望金七藥東蒙

赴舊隱尚憶同志樂伏事董先生於今獨蕭
索胡為客關塞道意久衰薄妻子亦何人丹
砂負前諾雖悲髮鬢變未憂筋力弱杖藜望
清秋有興入廬霍

夢弼曰華蓋山在伊洛間神仙傳昔周王子喬養道

于華蓋山後昇仙號華蓋君天降玉棺于堂
上喬遂沐浴臥其中由是尸解又漢方術傳
王喬有神術嘗為葉令後天降玉棺於堂前
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
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
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
者百姓乃為立廟號葉君祠或云即古仙人
王子喬又劉向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

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
 接上嵩山後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
 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至山頂舉手謝時人
 而去洙曰良岑東北之岑也離騷朝發軔於
 蒼梧謝靈運詩引領異良覲駛疾也爽士切
 又疏吏切足病也張尼切莊子手足胼胝
 夢弼曰東蒙魯地山名按公有寄元逸人詩
 故人昔隱東蒙峰已佩含景蒼精龍董先生
 謂董京威即衡陽董鍊師也行吟常宿白社
 之中乞市肆得碎繒結以自覆焉漢武帝曰
 吾得如黃帝棄妻如脫屣耳又費長房棄妻
 子從壺公晉葛洪求勾漏令以鍊丹砂鬢真
 忍切密也一作髮變鬢詩鬢髮如雲謝元暉
 詩有情知望鄉誰能鬢不變希曰廬山在九
 江霍山在衡陽爾雅霍山
 為南嶽又云衡山一名霍

佳人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
 依草木關中昔喪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
 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
 婿輕薄兒新人美如玉閒中冷語無不可感
 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
 舊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
 迴牽蘿補茅屋似悲似訴自言自誓矜持慄

似悲似訴自言自誓矜持慄
 慨脩潔端麗畫所不能如論

所不及摘花不插髮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

日暮倚脩竹字字矜到而不○歌北李延年

人絕代而獨立詩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漢元帝

以後宮良家子配焉關中即長安謂經祿山

之亂也沈休文詩長安輕薄兒古詩燕

趙多佳人也美者顏如玉定功曰一本草云合歡

即夜合也人家多植庭除間一名合昏陳藏

風土記云葉至昏即合故曰合昏天覺曰周處

合昏暮捲萸莢朝開趙曰崔豹古今注鴛鴦

鳥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思而死

故謂之匹鳥洙曰東方朔傳董偃母

以賣珠為事詩終朝采綠不盈一掬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

公自注虔時坐汚賊貶台

州司戶

天台隔三江風浪無晨暮鄭公縱得歸老病

不失路便不堪昔如水上鷗今如且中兔性命

由他人悲辛但狂顧山鬼獨一脚蝮蛇長如

樹呼號旁孤城歲月誰與度從來禦魑魅多

為才名誤夫子嵇阮流更被時俗惡海隅微

小吏眼暗髮垂素黃帽映青袍非供折腰具

平生一杯酒見我故人遇相望無所成乾坤

莽迴互師曰天台山在台州三海經云岷山南

江所出峽山中江所出岷山北江所出東注

大子斜切兔咎也希曰鮑照詩昔如鞫上鷹

且如檻中猿公蓋用其律洙曰博博物志一鷹

曰夔魁魁也夢符曰屈原九歌有山鬼夢弼

者百餘斤左傳舜流四凶投諸四裔以禦魑

魅魑魅山林異氣所生為害人害者夢弼曰按

公集有贈虔詩云才名四十年今其遭貶豈

非為才名所誤乎洙曰嵇阮晉嵇康阮籍也

嵇康書云阮嗣宗為禮法之士所繩故疾之

為仇夢弼曰海隅微小吏蓋台州在海之隅

遣興五首

司戶乃小吏矣師曰黃帽乃竹籜冠也洙曰

陶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

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

鄉里小兒夢弼曰平生一杯酒見我故人遇

蓋虔為人放蕩性頗嗜酒按公集有贈虔

醉時歌云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是也

蟄龍三冬臥老鶴萬里心昔時賢俊人未遇
猶視今嵇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又如壠底
松用舍在所尋大哉霜雪幹歲久為枯林

反覆可念○夢弼曰晉嵇康傳康字叔夜嘗

足達前意○著養生論鍾會以舊憾言於文

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因譖康欲助母丘儉帝遂害之刑於東市蜀志諸葛亮傳亮字孔明躬耕隴畝徐庶言於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

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者舊間處士

節獨苦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羅罟林茂鳥有

歸水深魚知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洙

後漢逸民傳龐公者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謂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

之上暮而得所栖龜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而已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良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秦曰襄陽記云鹿門山舊名蘇嶺山襄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道口俗因謂之鹿門廟又以名其山焉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

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

愚何其掛懷抱夢弼曰按陶淵明集有責子詩云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

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入懶
 情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
 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
 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又有命子詩云夙
 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趙曰
 公因陶潛而有所悟故於此詩非直詆陶也
 陶集中如楚詞詩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
 飲酒詩顏淵故為仁長饑至于老雖留身後
 名一亦枯槁是豈不謂之亦枯槁乎山谷
 曰觀淵明責子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
 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
 見於詩耳又云杜子美遣興詩蓋子美嘗困
 於三川為不知者詬病以為拙於生事又往
 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公故寄之淵明以解
 嘲耳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不領便
 以為譏病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賀公雅吳語在位常清狂上疏乞骸骨黃冠
 歸故鄉爽氣不可致斯人今則亡山陰一茅

宇江海日清涼洙曰唐賀知章字季貞越州

季貞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開
 元間遷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一日併謝宰
 相嘗稱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為光寵晚節尤
 誕放自號四明狂客為秘書外監天寶初夢
 游帝居寤乃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
 為千秋觀賜鏡湖一曲夢弼曰世說劉真長
 見王丞相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荅曰未見
 他異唯聞作吳語耳孝祥曰語林真長云丞
 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唾也洙曰晉王徽
 之為桓冲參軍冲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

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荅直高視以手版
挂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夢弼曰山陰
越州也在會稽之北故名

吾憐孟浩然裋褐卽長夜賦詩何必多徃徃

凌鮑謝清江空舊魚春雨餘甘蔗春雨餘甘

每望東南雲令人幾悲吒鶴曰唐舊史孟浩

山以詩自適年四十遊京師應進士不第張

九齡署為從事與之唱和不顯達而卒按賦

詩何必多徃徃凌鮑謝乃浩然詩也公就舉

之魯嘗言曰浩然峴潭詩云試垂竹竿釣果得

槎頭編王士源為浩然詩集序曰灌園蔬圃

以全高公又舉此以想其魚釣灌蔬之舊處

也夢弼曰浩然襄陽在秦州之東南

公寓秦州故望東南之雲而悲吒耳趙曰南

史范曄在獄中為士題扇曰卽長夜之悠悠

連也吒步駕切

叱怒也正作咤

遣興二首

天用莫如龍有時繫扶桑頓轡海徒涌神人

身更長性命苟不存英雄徒自強吞聲勿復

道真宰意茫茫夢弼曰漢志天用莫如龍地

以御天也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兩樹同根

更相依倚故曰扶桑楚辭劉向九歎維六龍

於扶桑曹植書日不我與思
仰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

地用莫如馬無良復誰記此日千里鳴追風

可君意君看渥洼種態與駑駘異不雜蹄齧

間道遙有能事易坤卦牝馬地類行地無疆
良謂良馬也崔豹古今注始

皇有馬曰追風漢書馬生渥洼水中

秦州雜詩二十首

夢弼曰唐志秦州天水郡屬隴右道

又州記云前臨湖水夏不溢冬不縮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遲迴度隴怯浩蕩

及關愁

只作及關是

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西

征問烽火心折此淹留

夢弼曰三秦記隴西關其坂九迴不知高

幾百丈望秦川長安如帶 鳥鼠谷鳥鼠即禹貢鳥鼠同穴之地沈曰水

經注一木發源天木縣其水出五色魚俗以 為龍而莫敢捕因謂之魚龍水又上下通謂

之魚龍川東坡曰倦遊錄云隴州地名魚龍 出石魚掘地破石得之多缺鯽之形鱗鬣皆

具一如描畫魚龍古之陂澤也豈非魚生其 中山積塞久土凝為石遂留形迹耶希曰爾

雅釋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鄭曰禹貢 注鳥鼠共為雄雌同穴而處夢弼曰西征問

烽火謂吐蕃之亂也 殊曰別賦心折骨驚

秦州城北寺傳是隗囂宮苔蘚山門古丹青

野殿空月明垂葉露雲逐度溪風風逐雲詩本不須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風不可言雲逐

如此評以諭兒輩城與傳是三字洙曰後漢隗囂據隴西天水

郡今城北寺即隗囂故居也囂五高切夢溺

曰後漢志隴西郡首陽山渭水所出趙使曰

寺枕秦山下接渭水渭水東流長安

州圖領同谷驛道出流沙降虜兼千帳居人

有萬家馬驕朱汗落胡舞白題斜年少臨洮

子西來亦自誇鶴曰秦州都督府督天水隴

謂圖志也流沙即書所謂西赤嶺分界牌即經莫

者使吐蕃過鄯州之西赤嶺分界牌即經莫

離那錄驛又至衆龍驛劉驛婆驛之類其名

非一近贊普牙帳曰勃令驛故曰驛道夢弼

曰唐吐蕃貴人處于大羶帳正異曰馬驕朱

汗落胡舞白題斜朱汗已見他詩舊作珠乃

羨文也白題從一作西漢云斬白題將勃義

與雕題同正文作蹄非也夢符曰按南史裴

上集卷五

五

出大震關至臨洮
屠定秦堡是也

鼓角緣邊郡川原欲夜時秋聽殷地發殷字切近

悲壯似題殷風散入雲悲抱葉寒蟬靜歸山

獨鳥遲真賦鼓萬方聲一槩吾道竟何之

南使宜天馬由來萬匹強浮雲連陣沒秋草

徧山長聞說真龍種仍殘老驪驪哀鳴思戰

鬪迴立向蒼蒼趙曰漢書張騫使西域初天

北來騫還得鳥孫馬名曰天馬左傳唐成公

如楚有兩驪驪馬唐人語以餘為殘今公蓋

言仍餘驪驪而不為用也鶴曰秦州有馬池

源出嶓冢山又開山圖云隴西神馬山有泉

乃龍馬所生此篇公或指此而賦也希曰或

云真龍種喻元帥廣平王俶也老驪驪公自

也喻城上胡笳奏山邊漢節歸防河赴滄海奉詔

發金微士苦形骸黑林踈鳥獸稀那堪往來

戍恨解鄴城圍恨復以○鶴曰滄海本號渤

舒曰按續唐通典羈縻州有金微隸振武軍

趙曰此言防河之士自金微而發也沫曰鄴

莽莽萬重山孤城山谷間無風雲出塞妙處

之得不夜月臨關屬國歸何晚樓蘭斬未還煙

塵一長望衰颯正摧顏全首可觀○趙曰今秦州

夜城乃後人因杜詩而為之名也邵氏聞見

錄無風塞不夜城西夏有其地王韶經略西

邊親至其處或曰不夜蓋月如晝也田曰齊

地記齊有不夜城蓋古者有日夜中照於東

境萊子立此城以不夜為名洙曰漢蘇武使

匈奴歸拜為典屬國傳介子傳先是龜茲樓

蘭嘗殺使者介子持節至樓蘭刺樓

蘭王持首還詔封介子為義陽侯

聞道尋源使從天此路回牽牛去幾許宛馬

至今來無緊要有風刺○一望幽燕隔何時

郡國開謂不得東征健兒盡羗笛暮吹哀洙

張騫傳騫使西域窮河源夢弼曰荆楚歲時

記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

至一處見女織於室丈夫牽牛飲河問此是

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夢弼曰漢書張騫使

西域言大宛多善馬武帝求馬於宛不肯與

乃以李廣利伐宛遂出其馬洙曰時安史

之亂幽燕諸郡未平也鶴曰天寶十四載冬

京師召募十萬號天武健兒時祿山反兵籍

也少故

今日明人眼臨池好驛亭叢篁低地碧高柳

上集卷五

半天青稠疊多幽事喧呼閱使星此語可媿當路者可

媿素老夫如有此不異在郊垆李邵善河圖

餐者風星和帝遣使者微服單行觀採風謠使者當到益部投部候舍時夏夕露坐部因仰觀

問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使耶二人驚問何以知之邵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

分野故知之耳洙曰晉天文志流星天使也

雲氣接崑崙泔泔塞雨繁羗童看渭水使客

向河源煙火軍中幕牛羊嶺上村所居秋草

靜正閉小蓬門鶴曰爾雅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渭水河源見前詩

注泔鋤 簪反

蕭蕭古塞冷漠漠秋雲低黃鵠翅垂雨蒼鷹

饑啄泥薊門誰自北漢將獨征西不意書生

耳臨衰厭鼓鞞夢弼曰幽州薊門時為史思

也或曰言無人北還也鮑照有出自北門行

死為國殤征西指當時討吐

蕃也漢岑彭為征西將軍

山頭南郭寺水號北流泉老樹空庭得寫妙在

清渠一邑傳傳者所在秋花危石底晚景臥

鍾邊俛仰悲身世溪風為颯然

夢弼曰秦州

無山有水一派北流入長道縣界

傳道東柯谷深藏數十家對門藤蓋瓦映竹

水穿沙瘦地翻宜粟陽坡可種瓜船人相近

報但恐失桃花

一樣事寫

○趙叟曰秦州枕

谷曰西枝村公姪佐先上築東柯谷集中有

佐還東柯谷詩及有西枝村宿贊公七室詩

天水圖經載秦州隴城縣有杜工部故居及

工部姪佐草堂在東柯谷之南麥積山瑞應

寺上夢弼曰末句借用桃源

事或引三月桃花水誤矣

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久不見福地

語真傳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

屋送老白雲邊

佛記其一二○鮑曰按唐志

成州同谷縣有仇池與秦城接壤東坡曰趙

德麟曰仇池小有洞天附庸也王仲至謂

余曰吾嘗奉使至仇池有九十九泉而萬山

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洙曰世傳仇池有地

未暇泛滄海悠悠兵馬間塞門風落木客舍

雨連山

對得阮籍行多興龐公隱不還東柯

渾

對得

阮籍行多興龐公隱不還東柯

遂踈嬾休鑷鬢毛斑夢弼曰晉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後漢龐德公登鹿

門山採藥不返東柯見前詩注

東柯好崖谷不與衆峰羣落日邀雙鳥急歸何足

道有此好語晴天卷片雲野人吟險絕水竹會平

分採藥吾將老童兒未遣聞夢弼曰水竹會平分謂谷中之

人以竹筒引水也

邊秋陰易夕不復辯晨光簷雨亂淋慢山雲

低度墻鷓鴣窺淺井蚯蚓上深堂車馬何蕭

索門前百草長

地僻秋將盡山高客未歸塞雲多斷續邊日

少光輝警急烽常報傳聞檄屢飛西戎外甥

國何得近天威客或作夜然火以相告曰烽備胡寇夜然火以相告曰烽

師曰說文檄以木簡為書長尺二以徵軍也若有急則插以雞羽謂之羽檄

蒼舒曰按唐書貞觀間以文成公主景龍間以金城公主下嫁吐蕃乾元初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下

帝舅顯親也又贊普遣名悉躡奉表言甥先

鳳林戈未息魚海路當難候火雲峰峻懸軍

幕井乾風連西極動此動字與星臨萬戶月

過北庭寒故老思飛將何時議築壇鶴曰唐

有鳳林縣北有鳳林關夢弼曰魚海縣名郭

子儀取魚海五縣是也洙曰候火言斤候烽

燧之火也懸軍如鄧艾伐蜀懸軍深入夢符

曰周禮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注謂為軍

穿井井成挈壺懸其上令軍中士眾皆望見

知屯下有井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趙曰

易井收勿幕注井口曰收勿幕則勿遮幕之

彦輔曰李廣為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

軍魯曰漢高祖築壇

拜韓信為大將軍

唐堯真自聖野老復何知曬藥能無婦應門

亦有兒藏書聞禹穴讀記憶仇池為報駕行

舊鷓鴣在一枝趙曰唐堯謂肅宗野老公自

聞公微言以託諷也洙曰君自聖則忠諫不

無應門五尺之童夢弼曰括略云會稽山有

野望

清秋望不極迢遞起曾陰遠水兼天淨屯畫

百孤城隱霧深葉稀風更落山迥日初沉獨
鶴歸何晚昏鷗已滿林不必自來處自是好

天河

常時任顯晦秋至最分明縱被微雲掩終能
永夜清甚似忠愛含星動雙闕伴月落邊城牛女

年年度何曾風浪生句意渾渾稱題○趙曰齊諧記桂陽成武丁

有仙道謂其弟曰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荅曰織女暫詣牽牛

東樓

萬里流沙道征西過此門但添新戰骨不返

舊征魂樓角凌風迥城陰帶水昏傳聲看驛

使送節向河源鶴曰流沙在極乃吐蕃所居之域趙曰征西泛言西

行之人也時遣使與吐蕃和好故末句借張騫奉使尋河源事

山寺夢弼曰按天水圖經隴城縣東柯谷之南麥積山有瑞應寺山

形如積麥佛龕刻石閣道縈旋上下千餘尺山下水縱橫可涉又玉堂間

話隴城縣東柯僧院甚有幽致高檻可眺遠虛窓可以來風遊人如市也

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麝香眠石竹鸚鵡

啄金桃不論如何亂水通人過懸崖置屋牢

上方重閣晚百里見織毫夢弼曰麝香小鳥

鶴或云鹿也石竹繡竹花也僧舍多種之

曰按補衡鸚鵡賦命虞人於隴坻又按公秦

州詩屯下有隴俗輕鸚鵡之句則知鸚鵡隴

右所產也金桃色如杏七八月熟定功曰爾

雅釋水正絕流曰亂書

亂于河詩涉渭為亂

隱者柴門內畦蔬遶舍秋盈筐承露薤不待

秋日阮隱居致薤三十束鶴曰阮隱

居名昉

致書求束比青芻色圓齊玉筋頭衰年關鬲

冷味暖併無憂夢弼曰陶隱居本

從人覓小胡孫許寄

人說南州路山猿樹樹懸舉家聞若歎為寄

小如拳預晒愁胡面初調見馬鞭許求聰慧

者童稚捧應癩計此等甚無取者亦在卷中

趙曰晉傅玄鷹賦狀如愁胡復齋謾錄云

詩題是胡孫而首句以山猿為詞何取

蕃劔

致此自僻遠又非珠玉裝如何有竒怪每夜

吐光芒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風塵苦未

息持女奉明王趙曰晉張華與雷煥共尋天文見斗牛間常有紫氣煥曰

實劍之精上徹於天耳即補煥為豐城令掘

縣獄基得雙劍留一自佩送一與華華誅失

劍所在煥卒其子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

腰間躍出墮水但見兩龍各長數丈於是失

也劍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銅餅未失水百丈

銅餅

有哀音側想美人意應悲寒斃沉蛟龍半缺

落猶得折黃金八句意○夢弼曰風俗通斃

救切末句謂井中或得斷聚磚修井也斃側

寓目

一縣蒲萄熟秋山苜蓿多二物皆遠致今溢

至羌女胡關雲常帶雨塞水不成河羗女輕

見者矣烽燧胡兒制駱駝自傷遲暮眼喪亂飽經過

洙曰西域人好飲蒲萄酒馬食苜蓿二師伐

宛將種歸中國沈曰永徽圖經曰蒲萄生隴

西五原燉煌山谷今處處有之趙曰邊方燃

火曰烽舉煙曰燧蓋寇至以相告也山谷曰

制讀為掣同

俗音作徹耳

即事

趙曰回紇助討祿山收長安有功請婚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

可汗死公主以無子得還聞道花門破和親事却非人憐漢公主生得

渡河歸秋思拋雲髻腰支賸寶衣

腰支語不典豈所以

賦漢公羣凶猶索戰迴首意多違

謂回紇也

注詳見前誘之而為寇故云回首意多違也

歸燕

不獨避霜雪其如儔侶稀四時無失序八月

自知歸春色豈相訪衆雛還識機故巢儻未

毀會傍主人飛

促織

促織甚微細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牀下

夜相親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悲絲與急

管感激異天真

結得灑落更自可悲

螢火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
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
重飄零何處歸

蒹葭

摧折不自守便秋風吹若何暫時花載雪幾
處葉沉波體弱春苗早叢長夜露多江湖後
搖落亦恐歲蹉跎

苦竹

青真亦自守軟弱強扶持味苦夏蟲避叢卑
春鳥疑軒墀曾不重剪伐欲無辭幸近幽人
屋霜根結在茲

日暮

日落風亦起城頭烏尾訛黃雲高未動白水
已揚波羗婦語還哭胡兒行且歌將軍別上
馬夜出擁彫戈

修可曰漢桓帝時京師童謠云城上烏尾畢逋後山曰訛

以言驚動也夢弼曰
毛萇詩傳訛動也

夕烽

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塞上傳光小雲邊

落點殘照秦通警急過隴自艱難聞道蓬萊

殿千門立馬看

夢弼曰唐六典唐鎮戍烽候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每日

初夜放煙一炬謂之平安火
鶴曰烽有報平安

遣李福等將藍牧兵赴潼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懼是也

秋笛

清商欲盡奏

笛外

奏苦血霑衣他日傷心極

征人白骨歸相逢恐恨過故作發聲微不見

秋雲動悲風稍稍飛

擣衣

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况經

長別心寧辭擣衣倦一寄塞垣深用盡閨中

力君聽空外音

此晚唐極力

○夢弼曰垣邊

垣所云秦築長城漢起塞所以別內外置殊俗

月夜憶舍弟

鶴曰時公之三弟在河南齊許二州

戍鼓斷人行秋邊一鴈聲露從今夜白月是

故鄉明

淺淺語使人愁

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

書長不達况乃未休兵

遣興

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淚霑襟血梳頭

滿面絲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衰疾那能

久應無見汝期

夢李白二首

趙曰李白坐永王璘事當誅郭子儀請解官贖罪

詔長流夜郎會赦還潯陽復坐事下獄潯陽郡今江州屬江南道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

使其死耶當不復哭矣乃使人不能

忘者生別故也

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

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

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今君在羅網何以有

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

偶然實境不可更過

水

深波浪濶無使蛟龍得

洙曰楚辭湛湛江水

賦其始來也耀平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
 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彦輔曰西清詩話云
 太白歷見司馬子微謝自然賀知章或以為
 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或以為謫仙人其風神
 超邁英爽可知後世詞人狀其風貌者多矣
 亦間於月青見之俱不若少陵云落月滿屋
 梁猶疑照顏色熟味之百世之下
 想見風采此與李太白傳神詩也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此兩詩起語三夜

頻夢君情親見君意人情鬼語告歸常局促

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出門

搔白首苦負平生志夢中寶主冠蓋滿京華

斯人獨顛顛語出情別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

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結極慘黯情至

不甚切摘看又別。洙曰古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老子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晉張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阮籍詩千秋百歲後榮名安所之

遣興三首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葉

墜我前朽骨穴螻蟻又為蔓草纏故老行歎

息今人尚開邊漢虜互勝負封疆不常全安

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

修可曰莊子在上為鳥為食在下為螻蟻

食朱曰江淹恨賦蔓草縈骨拱木斂魂夢弼曰史記廉頗者趙之良將也○本一作廉耻

將先生云只合作頗耻字無謂

高秋登寒山南望馬邑州降虜東擊胡壯健

盡不留穹廬莽牢落上有行雲愁老弱哭道

路願聞甲兵休鄴中事反覆死人積如丘諸

將已茅土載驅誰與謀

鶴曰按唐州羈縻州內有馬邑州在秦成

二州山谷間朱曰降虜東擊胡謂當時回紇助順收復京師遂進收東都漢書匈奴傳注

穹廬

旃帳也其形穹隆然故曰穹廬趙曰時

兩京雖收復安慶緒據鄴城王師圍之未幾

師潰夢弼曰茅土謂封建諸侯見禹貢注

豐年孰云遲甘澤不在早耕田秋雨足禾黍

已映道春苗九月交顏色同日老勸汝衡門

士勿悲尚枯槁時來展材力先後無醜好但

訝鹿皮翁忘機對芳草

鶴曰按史乾元二年春旱故有甘澤不在

早之句而因以興衡門之士也朱曰列仙傳

鹿皮翁菑川人少為府小吏機巧舉手成器

工斤斧作轉輪懸閣數十日梯道四門成上

其巔作茅舍留止食芝草飲
神水百餘年下賣藥於市

天末懷李白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鴈幾時到江湖

秋水多四句自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謂不

來以爲喜人尉其寂寞乃魑魅猶能知此人之

上憎字便見作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希

陸士衡詩借問欲何爲涼風起

天末楚屈原自沉汨羅而死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五

